

簡論十七至十八世紀 英國自然神論的基督宗教觀*

宗曉蘭

[提要] 自然神論作為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來源,在西方文化歷史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瞭解自然神論的主要思想,有利於把握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本文對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自然神論關於基督宗教的主要思想進行了梳理。自然神論者不但主張基督宗教要合乎理性,而且對基督宗教的經典《聖經》及其中記載的奇跡持否定態度;並且認為道德是宗教的首要要義。同時,本文還分析了自然神論在世界範圍內所產生的影響及對後世發展的作用。

[關鍵詞] 自然神論 理性 基督信仰

[中圖分類號] B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05-07

要瞭解西方社會如何從一個宗教氛圍濃郁的文化環境過渡到一個理性精神勃起的文化環境,自然神論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如果說宗教改革運動的實質就是用信仰的權威來取代教會的權威,那麼啟蒙運動的實質則是用理性的權威來取代信仰的權威,這一點在自然神論的思想中就已經初現端倪了”。^①自然神論或叫做“理神論”,是十七世紀產生於英國的一種宗教思想,它在十七、十八世紀具有理性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英國科學家和哲學家影響甚巨,並且從英國傳播到歐洲大陸,成為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根源。^②自然神論不是專門指一個學術團體或一個宗教學派,而是指一種思想傾向。在宗教領域,他們試圖把基督信仰變成自然宗教,對於基督信仰中的超自然因素皆加以否定,主要強調宗教信仰的理性根據;用理性限制或反對基督宗教教義。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於傳統的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人們往往不太願意被指名為“自然神論者”,比如洛克和牛頓。真正自稱為“自然神論者”的人並不多。實際上,當時的英國具有自然神論觀點的人數是不少的。也正是在許多無名的自然神論者的推動下,理性理念才逐漸取代了信仰的權威並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逐漸發展壯大。這裡僅介紹自然神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洛克、愛德華·赫伯特(Edward Herbert)勳爵、廷得爾(Matthew Tindal)和托蘭德(John Toland)等人的主要思想。

* 本文係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拉納《信仰之基礎》翻譯及其神學人類學思想研究”(項目號:18BZJ004)的階段性成果。

一、自然神論產生的歷史背景

在歐洲,如果說十五、十六世紀是文學和藝術復興的時代,那麼,十七世紀則是科學和哲學勃興的時代。具體而言,在哲學方面,英國的經驗論哲學和實驗科學為自然神論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經驗論從培根創立的經驗歸納法到霍布斯的機械論,再到經驗論哲學的重鎮洛克,最終構成自然神論的哲學基礎;而在科學方面,以牛頓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所持有的機械自然觀也非常普遍:強調自然科學領域內的自然規律與自然秩序,同時也不否認在自然界中上帝的偶然干預。因此,科學和哲學的新發現日漸消除了自然界的神秘色彩,將自然理解為按照既定的規律而運行的自然世界,對傳統權威提出了挑戰,提高了人類對理性認識的自信。自然神論的思想家們都深受當時新科學與新哲學的影響,他們的宗教思想可以說是把自己所承受的舊信仰,用新的科學與哲學重新進行闡釋。^③值得注意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大多接受雙重真理的論調,信仰真理和理性真理皆受到重視,超自然的解釋和科學的解釋皆受到保護。^④他們是“偉大的兩棲動物”^⑤。

同時,基督宗教在此一時期也經歷了認識論方面的轉向,表現出強烈的理性主義傾向,對自然神論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⑥從奧古斯丁強調“信仰尋求理解”,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瑪斯·阿奎那,肯定了人通過理性可以認識上帝,並且阿奎那著名的“五路證明”以理性方式推論上帝存在,但經院哲學在肯定理性認識能力的同時,並沒有否認上帝的啟示,而且更強調上帝啟示對於人的認識能力的超越性。到了宗教改革時期,改革家們雖然對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人單憑自己的理性不能認識上帝,而應當憑藉上帝所賜予的恩典與信心而信靠上帝,強調“唯獨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主張信徒直接閱讀聖經,推崇拯救意義上的信仰,但他們也同時認識到,信仰不能只停留於個人的宗教經驗,仍然要尋求客觀的表達:信仰的對象逐漸成為某種客觀的信仰命題或定則,信仰變成了對這些命題的認識和同意。^⑦這樣,理性在宣稱“因信成義”的新教教義當中也佔有一席之地。

另外,在當時的社會中,有些對於宗教有興趣的人,認為真宗教已經被熱烈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狂熱、迷信與偏執所侵染,同時又感覺到社會道德已面臨危機,為適應政治與社會秩序的要求,認為道德原則必須建立在一個大家公認的和堅固的理性基礎之上。因此,十七世紀對於理性的強調,為英國自然神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二、自然神論關於基督宗教的主要觀點

1. 基督宗教的“合理性”

自然神論者並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也沒有否認基督宗教。他們只是力圖證明基督宗教是合乎理性的,上帝的本質就是理性,自然界中普遍性和自然性的規律正是上帝理性的表現。自然神論的先驅、理性的超自然主義者約翰·提羅特森(John Tillotson)和約翰·洛克對基督宗教的合理性作了闡釋。提羅特森作為當時最負盛名的布道家,公開宣稱自己對傳統天主教會的抨擊是理性主義的。他聲稱,傳統教會的某些教義是違反人的所有可靠的感覺的,宗教的任何信念或教義應該像任何別的命題一樣接受理性的檢驗,並言道:“同自然宗教的原則顯然矛盾的任何東西,都不應作為上帝之啟示來接受。”^⑧

洛克儘管不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他無疑對其後的自然神論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洛克在《人類悟性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區分了“超理性、反理性與合理性”的異

同,他一方面認為,真正的信仰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承認,超出自然理性範圍的真理必須靠啟示的力量才能為人所領悟。他認為,所謂“合理性就是通過感覺或思考所得到的觀念,而能經自然的演繹法發現其真確性或可能性者;超理性則指一些觀念或說法,其真確性不能憑理智來證明;而反理性就是與清楚明白的常理相違背的。例如肯定唯一神的存在是合理性的,肯定多神的存在是反理性的,而死人復活是超理性的”^⑨。

因此,按照洛克的觀點,真正的宗教知識可以憑自然理性發現,可以在那些高於理性但不違反理性的命題中找到。洛克從理性的角度,對理性和信仰各自的範圍劃分了界限,也就是凡是在理性能夠提供確定知識的地方,信仰都不要干預。信仰如果逾越了這個界限,以啟示名義來排擠理性,必然導致狂熱。同時也指出,對於二者的混淆是各種宗教紛爭和謬誤產生的原因。

在其著作《基督教的合理性》中,洛克“一方面表現了對於基督信仰的真實肯定,另一方面也含蓄透露了對於神學體系的不信任,並建議以回歸聖經來代替神學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基督新教的個人能夠詮釋聖經對於洛克思想的影響”。洛克通過對《聖經》的詳盡考證,力圖從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基督宗教信仰的合理性,對那些他覺得是違背理性的傳統的基督宗教信條加以擯棄,僅僅剩下那些他認為必不可少的、對人的得救不可或缺的東西。他認為基督宗教必備的兩個真理是: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基督是默西亞。正如李震神父所言,前者是自然宗教的本質,後者是啟示宗教的內容。基督宗教的合理性就體現在這兩點上。人類可以憑藉理性找到上帝,敬禮上帝,但由於人貪戀世俗,漠視宗教生活,往往難以找到上帝;而基督的到來,為人們指出了一條修德行善之路。在洛克看來,基督宗教的其他核心啟示真理(如三位一體、基督的天主性等),只是他所認為的兩項真理的附屬品,是神學體系的產品,為得救不是必須的。他認為一個人只要信仰基督並努力行善,就可以得救。他雖然一方面遠離傳統信仰,但同時又強調個人信仰的重要。^⑩

新一代的自然神論者對洛克關於傳統妥協的觀點有所修正。其中最著名的當以托蘭德(陶蘭)和廷得爾為代表。托蘭德把洛克對理性命題的三種分類縮減為兩大類,即合理性的和反理性的,而超理性的完全併入合理性的一類之中。托蘭德在其 1696 年出版的《基督教並不神秘》一書中,強調了理性和證明的重要性。他區分了告知的方法和信服的方法,即人們藉以達到認識的途徑和人們藉以判斷一切真理的、而必然使人信服的準則之間的區別。他認為,經驗、啟示只是告知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信服,只有理性和證據才能使人們信服。這裡的證據,是指用理性證明我們的觀念或思想與其對象或被思想著的事物完全符合。托蘭德確定,所謂信仰的本質就是認識,信仰並不是對一種超理性的東西的盲目贊同。他進一步對基督宗教信仰作了分析。他認為,從《新約》來看,信仰不過是建築在可靠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最堅定的信念,只有對我們所信仰的東西進行徹底的考察和檢驗,才更有益於培養和建立對其的信念。同時,托蘭德對所謂“神秘”概念的闡釋也比較特別,他指出“神秘”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指某種自身可以完全理解的東西,只是被形象的詞彙、樣式和儀式所掩蓋,只有靠特殊的啟示將其揭開,理性才能發現它;第二種指某種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設想的東西,或雖被清楚啟示出來,但我們的普通見解和能力無法判斷的東西。經過對《聖經》的分析,托蘭德認為《聖經》和宗教的“神秘”屬於第一種意義。也就是說,福音書作為上帝的語言,是不可能違背理性的。因此他指出,“我現在可以公正地盼望,宗教中不可設想的神秘目的,應該立刻被一切誠懇地尊敬教父、《聖經》或理性的人們所放棄。”^⑪

對基督宗教合乎理性的證明,或最完備闡釋了自然神論的觀點,把基督宗教等同於自然宗教的自然神論者是廷得爾。廷得爾在《基督教與創世同齡》一書中,在洛克思想的基礎上,強調真正的

宗教應該是人類的自然理性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都同樣容易接近的,啟示真理與理性真理在內容上並沒有區分。廷得爾的這部著作被視為英國自然神論富有建設性的階段的頂峰,被稱為“自然神論者的聖經”。作為自然神論最主要的代表,廷得爾以上帝是無限美善、並希望每一個人都真正認識真正的宗教為出發點,論證了基督宗教與自然宗教是等同的。他指出,如果人們認為基督宗教是完美的宗教,那麼,它必然從起初就為全人類創造出來了。“基督宗教”這個名稱雖然起源較晚,但反映基督宗教本質的東西必然從創世之初就已經存在了。基督宗教是與創世同樣古老的。從創世之初,上帝就已經賦予了所有人以瞭解和踐行基督宗教的手段,這手段就是人的理性。廷得爾認為,上帝提供給我們的東西必然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東西本身,必然是由理性來判斷的。因此,廷得爾極力強調基督教的理性本質,他所認為的基督教的合理性就在於運用理性能夠把握和認識。

2. 《聖經》及奇跡的不可信性

在十八世紀上半期之前,基督信仰及其經典《聖經》從未遭受過如此廣泛的口誅筆伐,也沒有產生過如此卷帙浩繁的護教之作。英國變成了一個辯論場,而這個辯論的主體就是宗教。^②自然神論者的主要思想,與洛克的影響密不可分。

從洛克對理性命題的觀點可以看到,他認為基督宗教的合理性和神秘性,是基督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點從他對《聖經》以及奇跡的態度方面可以很清楚表現出來。洛克認同《聖經》所記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認為上帝是《聖經》的作者,《聖經》的內容是毫無謬誤混雜其中的真理。他曾宣稱,《聖經》是他一直所認同的嚮導。這一點很清楚地表明,他並不是一位堅決的自然神論者,儘管他可能與自然神論者存在很多相通之處。

同時,洛克對於奇跡的觀點,對後來的自然神論者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把奇跡描述為對啟示而言非常重要的證據。奇跡是用於需要真理證明的真理的場合。他對《聖經》中的奇跡採取一種更為謹慎、更加留有餘地的態度。他認為,我們對於自然缺乏認識,也並不瞭解除上帝之外的其他存在者所擁有的能力到底能夠達到什麼程度,這使得我們不得不把奇跡僅僅定義為只是因神的力量所完成的事。根據洛克的觀點,只有那些高度關注的問題,才會獲得奇跡作為支持。因為上帝如果在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也施行奇跡,那就只會鼓勵懶惰。洛克對啟示和奇跡等的觀點,與其後的自然神論者大相徑庭,但對後者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首先,洛克對於聖經及奇跡的觀點在開自然神論序幕之先的約翰·托蘭德身上表露無遺。托蘭德雖然自稱為虔誠的基督徒,實際上卻拒絕傳統基督教內(特別是《聖經》中)那些在他看來是神秘的或者超越理性的東西。他把這些內容視為混入聖經中的破壞因素。他認為人們不應該按照字面意義解經,而應根據其寓意來闡釋。他對聖經卷目的正典性也表示質疑,反對聖經啟示超越理性,^③堅持《聖經》的權威與其他啟示一樣,必須接受理性的檢驗。同時,托蘭德認為,奇跡也不能違背理性,如果奇跡違背理性,那麼只能是虛構的。他主張對奇跡進行理性主義的分析。

在這裡,廷得爾對於《聖經》的觀點顯得更為堅決,他認為,不管是《新約》還是《舊約》,都遠遠不足以清除迷信。他坦然斷定,《聖經》充斥著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與自然宗教的純淨有著天壤之別。按照廷得爾的描述,像《聖經》這樣的一部書不可能真正表達來自上帝的啟示。廷得爾沒有給《聖經》留下任何值得尊重的地位,他懷疑《聖經》和任何其他所謂啟示的真實性。他指出,既沒有證據表明啟示存在過,也沒有辦法證明那些所謂啟示能夠準確無誤地進行傳達。^④

他在反對把奇跡看成是對於傳播啟示者的憑證時,曾援引過這樣的話:“奇跡適用於愚人,理性適用於智者”。他對《聖經》中的故事進行了嘲諷,指責《聖經》中對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的描述,並

斥責先知們言語虛妄,有力描述了《聖經》與科學之間的衝突,並因此對之提出質疑。¹⁵

廷得爾的著作在自然神論者中間佔據著最高的地位,其他自然神論者也與廷得爾一樣,對《聖經》與奇跡等採取類似的態度,比如,另一位立場堅定的自然神論者托瑪斯·沃爾斯頓也同樣對《聖經》中的大量奇跡進行了抨擊。他的主要意圖是如何用《聖經》所記載的耶穌的奇跡來證明耶穌的彌賽亞身份。按照他的觀點,耶穌所行的奇跡異事隱含著荒謬的、不可能的、難以置信的內容,並不能作為耶穌建立基督宗教神聖權威的良好證明。他對《聖經》中的變水為酒、登山變相、五餅二魚、拉匝祿復生甚至耶穌復活等,都進行過嘲弄和抨擊。沃爾斯頓在對耶穌基督奇跡探討的過程中,對耶穌的人格也表示出了懷疑,甚至斷言基督連一個好人都算不上。當然,這一點也說明了他反對基督宗教態度的激進性。因為大多數自然神論者雖然反對有關基督神性的教義,但對於基督作為一個人而言仍然表現出高度的敬意。當然,沃爾斯頓的主張不僅沒有得到廣泛的回應,而且他也被傳統的基督徒指責為瀆神者,成為當時遭受攻訐最多的自然神論者。

實際上,相對於其他自然神論者而言,休謨對《聖經》與奇跡的態度最為堅決和徹底。大多數自然神論者都宣稱自己是基督宗教的改革者,他們堅持真正的基督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而休謨則拋棄了這一立場,主張基督宗教本身並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理性審判的宗教,而是應該僅僅當做一種信仰來看待。休謨反對《聖經》,認為《聖經》中充滿的奇跡使人無法接受。休謨為攻擊《聖經》中的奇跡,在《人類悟性研究》中專門寫了一章《論奇跡》。他認為,奇跡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相反自然律。首先,“神蹟是自然法則的破壞。自然規律既然建立在不可更改的經驗上,而這些經驗是無可否認的,那麼神蹟的成立是絕無立足之地的。”其次,“我們在全部歷史中,都不曾見有一個神蹟是被具有充分資格的多數人所證實的,我所謂的充分的資格就是說,他們必須有毫無問題的見識、教育和學問,使我們相信他們不是自欺。”再次,“人們所假設的許多預言、神蹟和超自然事件,在歷代都已經被相反的證據所揭破,或者被他們自身的荒謬所揭破。但是人們還依然相信它們,因此那就很可以證明,一般人都很喜愛奇特而神異的事情,而且我們也正可以因此合理地懷疑諸如此類的一切傳說。”¹⁶休謨不僅表示大多數奇跡存在於無知者中間,並質問為什麼如今沒有奇跡出現。他把對奇跡的肯定視為對於自然律的破壞。那為什麼仍然還有人相信奇跡,其原因完全在於主觀或心理因素,諸如對稀奇、怪異事件的好奇心。他把這類現象的起因歸於對超自然世界的虛妄想像。憑藉奇跡來證明一個宗教的神性來源,不但對基督宗教無益,反而有害。¹⁷

3. 基督宗教的“道德目的性”

自然神論者認為,道德應該是宗教的首要之義,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揚善棄惡的原則。也就是說,理性不僅表現為亙古不變的法則,而且也表現為人心普遍存在的道德法則。換言之,自然神論者在倫理方面試圖把道德與形而上學或神學的基礎割裂開來,把道德原則或倫理秩序完全建立在理性之上。同樣,他們也要把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完全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正是由於理性作基礎,人類憑著自身的能力就可以實現對科學認識和自身的道德提升。這一思想與當時天主教和新教之間以及各新教教派之間因彼此教義的不同而不惜發動戰爭的歷史有著直接的關係,人們已經厭倦了宗教戰爭和長期不安的社會動盪,相比於教義,人們更傾向於道德行為的踐行,而自然神論正反映了這一宗教的道德目的性。

被譽為“英國自然神論之父”的雪堡的愛德華·赫伯特勳爵在其著作《論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神論信仰的五大基本原則。如同赫伯特自己在他後來的英文著作《異教徒的古老宗教及其錯誤的原因》中所陳述的那樣,第三條神聖崇拜的主要內容是美德和虔誠。他指出,這五條原則

“就像不會被重物壓倒也不會被風吹散的陽光一樣，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將其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人們心中，而人們所需要做的，只是試著運用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性”。¹⁸

廷得爾十分強調基督宗教的道德目的性，他從信仰的內容以及信仰的方式出發分別來闡述：就宗教信仰的內容而言，他認為，宗教就是“履行源自上帝與人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義務……除了道德的內容以外，宗教裡面並不包含其他的東西。”¹⁹這種道德境界在基督宗教中表現為對上帝和對近人之愛；同時，就宗教信仰的方式而言，他認為，按照事物的本性或理性行事，以實現道德上的完善，是宗教信仰的唯一形式。他區分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無關緊要的事情”和“非常重要的事情”：後者主要指上帝所賜給人類的自然法和理性是宗教的本質內容，而前者是指那些崇拜上帝的方式或外在的禮儀，由於這些東西不包括道德內容，既不是善，也不是惡。對於這些事情，他認為最好讓人們自由處理；而對於道德上的要緊之事，則要求人們去努力踐行。²⁰

廷得爾指出，一切信念和行為不僅必須由自然理性來進行判斷，而且必須根據其增進人類福祉的能力來進行判斷。上帝創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他所造之物的幸福。這位創造者根據萬物的本性統轄著萬物；同樣地，他也不能不期望他的理性造物按照其自身的本性行動。因此，廷得爾得出結論，宗教的目標在於道德。宗教當中任何不要求於人的道德生活的東西，都應當除去。他認為這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人越多注意不具有道德之性的事情，就會越難於參與到具有道德性質的事情之中。對於宗教中那些無益於道德的所有東西，廷得爾都稱之為迷信和危險的東西。廷得爾因此將基督宗教僅僅歸結為美德之實踐。²¹

在《基督教與創世同齡》中，廷得爾不厭其煩地把宗教信仰與道德等同起來。他認為，人們應該“把道德推薦為一切宗教的目的，讓所有不利於促進上帝榮譽和人類利益的東西斥為迷信……”。但是很明顯，他把道德看成了宗教的基礎，這與啟示宗教中宗教是道德的基礎恰恰相反。²²因此，道德在他那裡成為與事物合理性本質相一致的內在動機和實踐行為。

正如趙林教授所認為的，在自然神論看來，基督宗教的所有真理，說到底無非“道德”二字。基督宗教所彰顯的基本教義，就是耶穌身上體現出來的崇高德行。他們強調基督宗教是一個道德的宗教，一切不道德的東西都是與基督宗教相違背的；任何不道德的行為，如宗教迫害、血腥殺戮、腐敗墮落等，都是與基督宗教的真精神相背離的。這種強調基督宗教的道德實質的做法，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理性精神的表現。²³

三、自然神論的歷史意義

自然神論者不僅將信仰看做是可以理解和進行討論的客觀知識體系，反對《聖經》和基督教傳統權威，而且將虔誠的道德行為看成是宗教的重要部分。他們雖然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卻把上帝排除在科學研究對象的自然界之外。他們將基督宗教正統思想中向來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內容如三位一體、耶穌基督等，或進行理性分析，或予以懸置、不予理睬；他們把理性抬高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一切宗教信仰內容與形式的絕對無誤的標準。正如貝瑟爾·威利在《基督教的過去和現在》一書中所指出的：“要想成為一個基督徒，你需要具備思想或者懺悔或者兼而有之。要成為一個無神論者，你需要具備思想或者勇氣或者兼而有之。但若想成為一個自然神論者，你只需要傲慢即可”。²⁴當然，此處所謂的“傲慢”，其實就是理性的傲慢。這種傲慢不僅漠視人的心靈在此岸人生所體驗到的各種痛苦與糾結，過分強調了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天性，而且否認了宗教信仰的靈性層面，最終使得基督宗教喪失了原本的獨特性和宗教性。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自然神論的影響從英國本土轉移到了歐美大陸。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普及了英國自然神論的思想，致使這種理論最終發展成為一種無神論思想；而在德國，自然神論思想則促成了以康德為代表的德國道德神學的發展，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將信仰逐出認識論領域，而在道德領域中重新建立了宗教信仰。而在北美，自然神論已經滲入美國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結構當中，自然神論的神已逐漸變成美國政府宗教的“神”，導致美國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的公開宗教信仰充滿了自然神論的色彩，他們冷靜地談論神對美國的祝福，卻絕口不提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耶穌基督、罪惡、救贖等。^⑤自然神論者樹立了一個合乎人的理性的上帝形象，並確立了一個秩序井然的機械論的世界，使人的理性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上第一次完全擺脫了對上帝啟示的順服態度和從屬地位。自然神論這種對於理性的高揚，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並且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從另一個層面講，自然神論思想也透露出人類通過理性探究一切事物的永恆追求，因此有人評價“自然神論是人類固有的傾向”^⑥，從這個意義而言，自然神論的影響似乎並未終結。

①趙林：《在上帝與牛頓之間：趙林演講集1》，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95頁。

②④⑩⑰李震：《人與上帝——中西無神主義探討》（卷一），台灣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52頁；第89頁；第172頁；第194頁。

③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頁。

⑤布魯恩（Thomas Browne）語，轉引自李震：《人與上帝——中西無神主義探討》（卷一），第89頁。

⑥⑮⑳㉔王愛菊：《理性與啟示：英國自然神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9頁；第162頁；第185頁；第186頁。

⑦王愛菊：《理性與啟示：英國自然神論研究》，第76頁。新教各教派都有自己的信經，信仰表現為對一套確定的教義體系的認識和同意。

⑧Leslie Stephen,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Smith, Elder, 1881, p. 78.

⑨洛克：《人類悟性論》，參見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第101頁。

⑩約翰·托蘭德：《基督教並不神秘》，張繼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8頁。

⑫⑬約翰·奧爾：《英國自然神論：起源和結果》，周玄毅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7頁；第143頁。

⑭⑱參閱廷得爾：《基督教與創世同齡》，李斯譯，武

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9~51頁；第28頁。

⑰休謨：《論奇跡》，載笛卡兒等：《理性時代的宗教觀》，趙真頌等譯，第437~453頁。

⑱赫伯特：《異教徒的古老宗教》，倫敦：約翰·納特，1705年，第357頁。轉引自約翰·奧爾：《英國自然神論：起源和結果》，第73~74頁。

⑳格雷漢姆·沃林：《自然神論和自然宗教原著》，李斯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5~158頁。

㉔趙林：《英國自然神論的興衰》（代序），載趙林主編：《自然神論譯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㉕Wiley Basil, *Christianity 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㉖奧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吳瑞誠、徐成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76頁。

㉗Bedford, R. D., *The Defense of Truth: Herbert of Cherbury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41.

作者簡介：宗曉蘭，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博士。西安 710119

[責任編輯 陳志雄]